尚書辨解

尚書辨解卷七

君奭 式

此召公欲告老而周公勉留之辭奭召公名古人質直相諭以名國史嚴重故因名命篇序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召公不悅故周公作君奭司馬遷敘燕世家遂謂周公踐祚攝政召公不悅為序所誤矣成王幼周公以冢宰攝政或有之若踐祚則禮記明堂位附會之說先儒辨之已詳據編次繼洛誥多士之後時周公留洛成王親政召公奚為不悅哉蘇軾謂不悅周公不歸非也夫周公固無可歸之義亦

無欲歸之心。公以文王子。武王弟。相武王初定天下。武王崩。反者四起。公以骨肉元老。受父兄託。去則將舉前人未竟之緒。秦越視之乎。雖聞謗居東。成王一悟。遂翻然返。何嘗棄天下。如後世堯衮骸骨之爲世儒惟誤解洛誥。予欲明農之語。遂謂公歸不果。召公不悅。夫周公不歸。召公亦未歸也。不亦恕己而責人乎。序謂不悅者。如孔子不悅于魯衛。孟軻不豫于齊。有去志云爾。當是時異姓舊臣。皆已就封。十亂皆已彫謝。周公留洛。而召公居中。年老倦勤。故有歸志。或曰周公不歸。召公獨可歸乎。曰。周家創守之事。皆周

公肩之親則叔父情不可解位則冢宰分無所逃故篇首公亦自任義無可去若召公歷事三朝王報國酬引年而退猶爲庶幾焉蓋有周公在其任分周公畱洛而王幼冲觀其譸張于流言朋比于記工享惟識物賞不明農微師保之力亦顛覆之主耳篇中云嗣子孫大弗克恭遏佚前人光必有所指矣是時召公齒未甚衰成王在位三十年崩而太保尚受顧命輔康王以百歲計時尚未耄其不悅非無故也然周公援止卽止老成忠愛眞無已哉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

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句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句惟人在句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句在家不知句天命不易天難諶忱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句嗣前人恭明德在今句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句我道惟寧王德延句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此周公欲留召公先言己所以勤勞王家之意弔憂也弗弔言君奭獨不憂念乎天命去留在人天喪殷

而周受之我亦不敢信以為美而不求自保如天不可信未必與周我亦不敢以為終于不祥而不求挽回善則不祥可轉為吉不善則休祥亦變為凶存乎人耳嗚呼嘆辭君指召公已曰時我者言召公嘗歸責于公也我周公自稱我亦不敢下二十一字為句言我亦豈敢安寧于上帝之命不遠念天威於我民無過違乎過違參差意惟人在謂祈天保民在人也我後嗣以下十一字為句指成王幼冲不知艱難也在家不知者周公以叔父至親召公同姓宗臣誼共休戚雖在家不仕豈得諉于不知天命難保天意難信

無乃墜其命不能久經歷矣繼嗣前人恭奉明德惟在今日予小子所爲不敢知不敢寧者非能有所救正也但啓迪前人明德之光施及于我冲子而已又曰者前言少間再申其說也史記聖人從容勸誨氣象如此言天不可信我率行惟武王之德以延接之天亦不用遂舍于文王之受命也我所以思藉文武而保厥命耳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句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句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三告也此又引商先臣壽考佐命之功見奭不宜告老也成湯受命以下言諸臣自効于商天惟純佑以下言商利賴諸臣保衛卽伊尹按湯壽年百歲伊尹相湯湯崩歷外丙中壬又相太甲是伊尹殆百歲人也伊陟伊尹子湯時有臣扈至太戊凡百三十年而扈尚在則扈殆百餘歲人也巫賢巫咸子伊尹事湯

至太戊百五十年而其子伊陟尚在巫咸事太戊至祖乙百四十年而其子巫賢尚在則六人者皆多歷年所者也率皆也陳久也言在位久也禮謂天子祀天之禮陟升也配天天子郊祀以祖考配天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商有天下六百四十四年故曰多歷年所商先功臣不止六人此舉其壽考在位者耳天愍遺老輔助王家使之多歷年所王家因元老得天亦多歷年所故老成人者天篤生以佑人主人主亦使老成人以格皇天純全也佑助也天惟全助商命故商家賢才充實百姓大族凡為王臣者罔不

秉持其德之明以憂恤國家況外而小臣藩屏侯甸莫不奔走惟天純佑故及此稱舉也惟德是用乂安其君故君有事四方如卜筮人無不信也蓋國有老成則百僚師師罔非正人商六七賢君皆有老成人爲輔故內外各舉其職羣賢彙征而天下治此周召所以不容一日去位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句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句厥亂明我新造邦

四告也平常久也言殷諸臣有天壽能常格天故保治有殷其後嗣如紂耄遜于荒故天滅之以威今汝

永念天命祖德則亦如六臣多歷年所有堅固之壽
命其治明我周新造之邦亦若殷諸臣之孚于四方
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句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
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國叔有若
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
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
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
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
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

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句罔勗不及句耇造德不降句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五告也又卽周先臣之佐命者前公之當留也割割絕殷命也申勸重勉也寧王武王也大命集武王之身惟文王先能調治諸夏也文王調治諸夏又賴此五臣若無五臣往來啓迪常教卽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也惟天純佑文王故五臣亦如昔商臣秉執其德迪知天威惟是光昭文王迪行之德著見于下覆冒之功上聞于帝是以受有殷命至武王時號叔

已死惟茲四人尚迪行有祿後武王將天威誅紂惟四人光昭武王冒覆天下使大盡稱揚武德徵四人武王亦不能成功也其在于今予小子旦若游大川無有津涯予往汝奭其協力共濟予雖在位與未在位同謙言已無裨于國也苟無人爲我責任兼攝獨力難成終無能勉其不及也勗勉也今爾以耇老高造其德不肯降留如視鳴鳥高飛使我不得聞其聲矧曰其能使之來下乎造至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詩云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卽不降不聞之意舊解謂岐山鳴鳳無謂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七告也反覆其辭時廹時緩時詳時畧此數語又畧
而緩悠然不盡使人深念也鑒于茲者通指上商周
諸臣言我周受命雖美亦甚艱難告君請謀之當寛
裕我勿躁急獨行不顧而去使我後之人無助而昏
迷也後人公自謂也去者以留者爲後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
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八告也前人武王也布乃心者猶言布腹心託心膂

也二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爲師保故曰作民極
曰以下皆述武王之命辭偶甫也明勗偶王明勉輔
助嗣王也在亶在誠信也[illegible]句而逋是不信矣乘
記載也屬史臣記此命也惟[illegible]二王德丕承無疆之憂
者丁寧託付之語皆武王遺命而公辭述之悽然事
死如生之感忠臣孝子惻怛之至召公欲勿留得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句監于殷喪大
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
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是二人弗戡其汝
克敬德明我俊民在句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

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句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允告也允誠也告汝朕允者告汝以我之誠心也保奭者再呼其官與名也其汝克敬以予者望其敬以助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視殷亡大運丕塞遂念我畏天之威豈不誠允而徒然爲此誥語乎予惟曰襄事惟我二人汝有合于予言亦曰在是二人同心協恭則天休滋至但國家多事賢才無盡惟我二人不能勝其汝克敬德明揚俊民在位以遜讓後人于丕時丕時猶言彼時後日也蓋大臣爲天下得人不得其

人未可言去篤用力也言用力匪我二人則我多難之家式能至于今日之安休乎今日之休垂成之功一不敢遂怠我欲皆成就文王之功于不怠使自我西土丕冒東至海隅出日之邦罔不率從而後我二人襄事之功畢耳今功未成豈可言去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十告也不惠不順也言我豈不順于理而如此多言惟憂閔上天越及下民耳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十一告也上言閔天與民此獨言民者民爲本也乃指召公言惟召公老成深念能知民情難時雖罔尤違其終難保可謂令休而不圖永終乎當祗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愚竊觀周公之志而知聖人天行之健不息之誠以天地民物爲心未嘗遲回于衰耄之年計較于生死之際也視老之于壯死之于生若晝夜呼吸而吾當爲之事與夫不可辭之責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吾夫子衰年尚行不知老之將至愚夢見周公孟子謂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奭始信其然昔堯不遇舜不言老舜禹皆以期頤之年巡

行萬里客死而旋葬焉其不倦勤如此後世士衰至

便驕欲以召公爲口實乎

多方

多方者周公再奉成王討奄歸至洛而布告四方之辭稱臣我監五祀蓋周公治洛之五年也奄人再叛時成王在位十有一年二十有四歲矣武王崩三監叛十餘年間周公所以撫馭勤勞盡瘁而奄人猶反側不常若使當時無公或如君奭請老東方之事誰與圖之故知君奭一誥周公之慮遠矣夫子刪書序多方于君奭後見文武之業所以底定綿禩久遠者秋毫皆公之力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此史臣記周公作多方之故五月不言其年以經考之蓋成王之十有一年也元年至三年公居東三年至五年公奉王東征六年營洛七年公始居洛茲經曰臣我監五祀則是成王十有一年矣是時公已還殷士而奄人再叛公再奉王討之蓋初征王年甫十六多士曰昔朕來自奄王幼故大誥之辭稱冲人此行王親總大政故專稱王王來反洛也洛邑朝宗之所故稱宗周公治洛王還經洛諸侯會故誥于洛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

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
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
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
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至日
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
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
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
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
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

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周公曰王若曰者公代王言也殷侯殷諸侯即東海奄徐諸國以其未忘殷故稱殷侯尹民宰民之官大降猶寬宥爾罔不知言爾自當知也圖謀也寅畏也天命不可以人力謀不畏保爾之宗祀也惟帝降格以下詳言桀之亡夏湯所以格夏之事見紂以多方亡也蓋凡四方之命廸于天而係于民存乎上之人有以勸勉之上有明主則四方多士并受其福桀惟自逸憂民之言曾不出于口終日淫昏不能勉行天道爾等所聞也民以奠麗而後安民安即是天命桀

但圖帝命不開廣小民于麗大降罰于民積亂于國始于嬖妾内亂遂至蠱惑顛倒不能靈承于衆旅不惟進用恭人寬洪舒徐以開民麗惟貪叨忿懥之人日欽崇以戕害夏邑所以天命成湯刑殄之也此惟天不保全夏桀故夏賢士并受其累恭德之士不使明揚以保享民而虐民之事無所不爲民生窮迫不得開展成湯乃以爾多方簡代爲民主慎民所與麗而勸勉之于民所儀刑而勸勉之至紂父帝乙亦明德慎罰能勸勉其民凡要約囚人殺戮有罪無非勸勉之也惟恐民失所陷于有罪況肯身爲不善用不

善之人以累之斯勸民之主乃能以多方享天命今至爾紂不能以爾多方享天命豈非不勸民所致哉亟言勸者見今之誥正所以勸之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再告也庸輕易也非天輕舍夏商惟紂不能勸民以爾多方放肆圖謀天命瑣屑有辭故耳夏桀圖政不

集于享天降之喪殷邦代之紂安其安爲政不蠲除其惡而烝進于善天降是喪然非天一旦棄之也爲聖爲狂在念與不念如反覆手豈容少待而天之待商已久成王黜殷須至五年之久殷不克念而後天以五年須暇之子孫作民主尚復何念可聽乎殷不可聽天又非輕與周也求之多方大動以降喪之威開發其可以眷顧者無之惟我周王靈承于衆能舉其德可以典司百神上天天乃式教我用休簡畀以殷命尹爾多方豈偶致哉曷敢多誥者恐褻天命也大降爾民命者寬宥之也忱信也信其大降命之言

也裕安和也即前洪舒開麗之意勿自迫于罪也屑播輕棄也不典非常也圖忱于正謀自信以爲當然也作不典而求正理所無也戰攻迫也要囚要約囚禁指滅奄之事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三告也有方奄徐諸國也殷多士河朔諸臣也監牧伯也如康叔輩公之治洛亦監也五祀即五年謂自洛邑成後周公留治今五年也胥伯吏胥之長小大多正皆周官當世或雜用商舊臣有附有叛故不和也臬幹正也和者安分隨時之謂官不能幹正其民而使自作不和亂之道也自作不和者不順于監也爾室不睦者同類相疑也爾邑殷士爲多正者之治邑也克明謂政和民睦則境內淸明是多正之能勤其職也凶德者貪亂不睦之人不忌不畏也不可畏其凶而不正即克臬之意亦以肅淸其官政而簡閱

邑人之賢者以謀自助爾乃自是于洛邑長保爾土天亦畀矜爾我周亦大助賚爾啓迪簡拔在周王庭庶幾爾事有服在尊位者矣畋與甸佃通凡耕獵之事皆力畋也按多士曰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尚未言用之也今曰胥伯小大多正罔不克臬曰乃位曰乃邑則是殷士已有被用者但未在王庭爲大僚耳公當時治洛之政不可考于殘編斷簡中規模次第大畧可見多方求多士後甚明而解者以多士有昔朕來自奄之語謂宜居多方後以遷殷士爲宜居營洛前則顛倒甚矣伏書二十八篇

編次井然斷不可易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句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四告也不克勸即上所謂不克日勸于帝迪之勸不克享即上所謂不克永于多享之享言爾不相勸信我誥爾之命則爾亦不克享上之祿凡民承風亦不享爾乃放逸頗僻不和不睦大遠王命爾罔克臬則惟爾多方之士自探取天威我將致天之罰蕩析爾土言將放殛之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五告也命天命也聖人無往不奉天命不但治亂刑政之大也事物變化莫非自然聖人語嘿動靜順帝之則動必奉天言必稱命殷士順命則無探天威矣又曰時者他時也與多士又曰時同言彼時致罰惟爾始初不能敬聽于和自取之耳勿我怨也按多方較多士其辭旨加切亦先後次第之别也

立政

此周公將沒而遺訓成王之辭丁寧切而屬望遠末呼太史記錄殆公訓誥之絕筆矣首尾史臣記事篇中不復如他誥更端以其非面陳如召誥及後世遺表之類故編次諸誥末名立政者勉王自立云爾篇中養民慎刑以得人爲本得人則政立因虞書臯陶九德舜言五宅三居而變化其旨自虞夏以來五刑有三居然必九德咸事而後五宅三居可用先宅俊人然後能宅凶人先乂三德然後用三居三事大夫不得人而欲三宅無冤民不可得已由堯舜至文武

帝王之道備而周公相成王爲王道之終故此篇上接舜禹臯陶之謨下及成湯文武用人行政之道終以刑獄戎兵命史記録蓋公思兼三王之事于茲畢矣國史所編與夫子删定思周公之意周歴完備學者宜潛玩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贅衣虎賁奔

此一節史臣叙周公作誥之意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者公將陳訓而致禮于王矣者盡言無餘之辭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記公所戒王愼用之

人也左右輔弼臣也常伯常用庶官之長也任用也準人公平正直可爲準則之人綴衣猶垂衣天子扆座之飾幄帳之屬虎賁武士侍衛之臣所謂帳下士如今錦衣衛官僚執戟護陛掌刑殺者也言王左右常行庶長常任用準平之人以爲綴衣虎賁之屬此周公所用咸戒于王者也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

乃弗作往任句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
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
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
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閔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
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
有夏式商受命奄掩甸萬姓

前周公若曰者史臣擬公之辭此周公曰者直記公
之辭也休茲知恤即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之意言
此左右常伯綴衣虎賁與君同休然知憂恤能得人
者少也古之人指唐虞之世堯舜禹皐君臣也有夏

謂諸夏競强也言古人行道中國帝室强盛如唐虞之際尚賢官天下所謂小德役大德故曰有室大競俊乂在官時亮天工故曰籲俊以尊事上帝迪知知之貢也忱恂信之篤也九德即臯陶所陳九德拜手稽首唐虞君臣進言納諫皆拜稽首也真知誠信有九德之行然後乃敢陳謨以告君蓋臯陶雖明刑之官而謨非先刑也舜雖有三居之宅而宅非居罪也五刑原非安宅古人以宅論刑宅可知也豈非德明而後刑中乎故其告厥后若曰宅乃治事之臣使事得其理宅乃牧民之臣使民得其養宅乃平準之人

使公平正直者居百揆阿衡之位以爲治事養民之準如此三宅則可以爲君苟臣不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謀爲面從大言以訓德而乃宅斯人用之則事牧準三宅無有善人徒法可以化民乎桀有惡德惟其弗作求往古任人是以暴德滅亡而無後也陟升也丕大也釐賜也耿明也言湯升爲天子上帝大賜明命也三有宅謂事牧準之位克即宅謂用人能各當位也三有俊謂事牧準之人克即俊謂在位能得人也天下所以嚴敬取法者以湯能宅俊得所非徒以刑罪五宅三居之謂也見德言不見刑也受德暋

紂尚强也羞刑善治刑獄之人如後世酷吏輩以刑爲美也庶習多習也欽罰非妄罰也伻使也我謂周也有夏諸夏也奄覆也甸治田也言盡四海之民皆甸王田也按此因臯謨九德五刑五宅三居而言愼罰先于明德舉善則不善者自遠夫子所謂舉直化枉子夏謂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與此義同宅俊言三不言九者臯謨九德不越箕疇之三德言三而九在其中古者天子三公曰師保傅此三宅曰事牧準錯綜其旨以明先德後刑之意非必以三宅配三公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輳辟上）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返）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米）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克知灼見即上節所謂迪知忱恂非面謀者也克知

三有宅心言在位皆忠臣也灼見三有俊心言所用皆眞才也天命有德即所以敬事上帝也立民之長伯以立政任人之平直以牧養民而作爲三事之臣詩云擇三有事如前所謂乃事乃牧乃準三有俊皆大臣也虎賁以下雜舉內外庶官大都小伯大小都邑之伯表臣外臣也庶常吉士兼指諸在位者皆循理善人也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官屬微盧二國即夷也烝衆也三亳皆殷舊都疑即所謂三監之故地也殷自帝嚳始宅殷土在今河洛之間其子契始封商則今陝西西安府商州至湯居亳從先王居即今

河南歸德府商丘在大河北微子之故封古殷土也或曰亳即今河南府偃師縣在大河南盤庚渡河所遷都也或云即今彰德府安陽縣古相州或云漢京兆杜陵亳亭則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也又山西平陽府絳州垣曲縣亦有亳城湯伐桀誓師之處也南京鳳陽府有亳州漢之譙縣也而皇甫謐云梁國穀熟為南亳蒙為北亳偃師為西亳即今河南歸德二府漢之梁國也未知孰是阪險要阨塞之地不以分封而設王官治之謂之阪尹此備舉庶官也文王惟能克知三有宅心乃能官人立茲常行有事司牧人

以克有此俊德所任皆準人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政立刑清而民安矣庶言號令也庶慎凡政事之當戒備者皆是也有事之牧夫職在養民者也是訓用違訓其不逮也文王視民如傷惠鮮懷保所未能忘者民而已至于刑獄與他戒備之事文王不敢知蓋知人官人立政之本也率遵循也救功撫循文王之功也義德纘緒之義也容德懷保之仁也義容并盡故受此莫大之基武王以遏劉爲武亦如文之明德慎刑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

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句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抽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賣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乞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

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以下反覆丁寧皆終事屬付之辭說者以爲王初政致戒并及文子文孫豈初政之語下篇節以成王顧命繼之次第可見孺子家人叔父之稱如晉重耳反國老矣舅犯猶呼孺子盖皆史臣記事擬公之辭國史嚴重所以尊公而諷王以受教也屢言矣者示訣之辭準人牧夫正人之爲民牧者克灼厥君謂能明知其賢而順其志也丕乃俾亂者使得大行其道也相助也和理也輔相我所受之民調和我之衆獄與衆慎之事勿以憸人離間之也末盡也成德之彥

卽準人牧夫也微美也人之微言卽前所引禹臯之言湯文之事皆美言也惟正是乂之者惟準人牧夫使治民治事也自古謂唐虞也商人謂湯也總申前言虞夏商及我周君文王立政立事皆用牧夫正人能宅居之能率循之所以俾之治也其國之不立政者皆用憸小之人不順于德是以無光顯于世也勱勉力也凡三言庶獄庶愼初言勿有間之者防憸人也再言勿誤惟正乂之者任準人也三言勿誤不及庶愼者所愼尤在刑也不及憸人者所重在得賢有司也詰治也陟猶虞舜陟方之陟巡行登歷之謂禹

之迹九州五服皆禹經歷之迹也方行者方岳巡行
也此言天下既平王者巡狩六師從行如詩曰君子
至止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朝會則必講武所謂詰戎
兵也耿光以德言大烈以功言按公諄諄以愼獄爲
戒而終之以詰戎兵何也人主無敵國外患之憂則
必有嚴刑峻罰之事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者
所以防于未亂勝于未戰者也是以唐虞之治中天
而前無軒轅之五兵則無以開平成後無湯武之放
殺則無以除暴虐故天道霜雪震霆所以致其生也
治天下而言銷兵去戎是養安也武王革殷之亂汲

汲戢干戈櫜弓矢歸馬放牛不數年而天下大亂庶頑流言刃及同氣微公東征天下非周有矣五刑雖設何裨于治故五兵詰而後五刑可省安不忘危所謂心戰也故公之繫易于同人曰用大師于謙曰利侵伐茲立政用人庶獄庶慎而終之曰詰戎兵憂深旨遠豈教世主以黷武哉讀者不可不深思也常人猶準人愉人變詐反側不常正人端方直諒庸言庸行如規矩準繩布帛菽粟蕩蕩平平故曰常人王道本乎人情人情者聖人之田故道貴中而人貴常此人主知人官人之要取人立政之本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公既致訓于王又舉慎刑之長屬史官記錄垂訓將來也太史呼史臣蘇公蘇忿生春秋傳云武王封蘇忿生以温爲司寇是也由獄謂推原罪人之情由蘇公能用敬以推原獄情爲邦刑之長茲式有慎卽敬爾由獄也列布也猶後世列傳之列所謂布在方策也用中罰者使後之用罰者取中也公以立政垂訓獨加意于刑獄因言以繹志公沒世未忘于管叔之死與

顧命

顧命者成王將崩顧太子羣臣命之也顧回視也將去之貌詩云顧我復我史臣敘其事因以命篇立政者周公佐命之終顧命者成王守成之終也成王生平嗣服之事皆倚周公而臨終顧命則成王所自得也處生死之際從容不亂承祖考之業付託惟謹末年進脩視初服有加矣後世人主死于婦人之手嗣君廢立悉由中官大臣不得預而禍亂隨之然後知成王之爲慎重也三代顧命多矣獨錄成王者以其居四代帝王之終也本一篇孔書分王出在應門之

內下別為康王誥與分舜典同陋千餘年來無敢正之者可怪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挑頮誨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成王崩之年經無明據按漢書律歷志成王即位三十年崩則此四月是三十年四月也宋邵雍作經世書謂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愚按召公先事文王又與周公同相武王至成王時召公不悅殆將老矣今成王終又受顧命計其時必非甚遠若又三十餘年則

已百有餘歲未必尚在位二書之說恐皆未足據哉

始也生魄謂月既望而光漸減十六日也不懌有疾

也洮盥手也頮沃面也相扶持也病不能振衣相扶

而加冕服于身憑王几于路寢召羣臣命之也芮伯

以下皆諸侯入爲王六卿者師氏中大夫以其屬守

王門者也虎臣卽虎賁護衛之屬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

玆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

肄異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

文武大訓無敢昬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

朕言用敬保元子釗昭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
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大漸言病日甚而漸近死也惟幾猶幾希言危也臻
至也彌留彌甚留連也嗣繼今也言病日至留連恐
遂死不得誓言後事也審詳慎也汝太子羣臣也宣
重光文武以聖嗣聖宣布重明也奠猶奠高山大川
之奠麗猶日月麗天之麗皆宣布意教即五教詩云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是也肆習也[illegible]肆重習也二聖
布德陳教與則昭垂遠近率由子孫視傚重習不違
也達通也殷士作梗二聖德教肆習然後通達安集

大命也侗愚也自謙之辭疾殆疾病危殆也弗興委頓也弗悟昏迷也釗康王名威可畏也儀可像也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其有威儀威儀正則心存威儀亂則心喪故詩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曾子將死告孟敬子以容貌辭氣顏色亦威儀也故死而易簀得正而斃成王知威儀亂爲非幾故能力疾被冕命百官可謂以身教矣貢進也非幾邪念也幾者動之微非禮之志動于微則不善之儀形于外當輔翼匡弼無以非禮之事冒亂進貢則非幾不動而身脩矣此輔養君德之要也

玆既受命還旋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既受命者羣臣既受顧命也還旋卽也綴衣黼座幄帳之屬庭外庭也翼日明十七日乙丑也仲桓南宮毛二臣名吕伋太公望子虎賁之長爰於也二干戈者桓毛二人執干戈於吕伋所索虎賁百人逆太子也南門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門皆南向王崩太子在内必迎之南門外者所以殊其禮表觀望也翼室路寢兩旁側室恤宅憂居也宗主也成王殯于路寢

太子入側室憂居爲喪主也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宛琰剡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賁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穗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仕。一人冕。

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十九日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命太保命也冊簡冊所以書顧命授嗣王者也度新君即位之禮節如下文所行猶今之儀注也癸酉二十五日也伯相召公以方伯相天子也命士以供侍從之役如下文執仗立門階之屬須材以為陳設之具如下文席几寶玉輅車之類狄伶人供喪役者也黼白黑文為斧形扆狀如屏風天子朝諸侯則依之以立綴衣帷幄也設

死者之席。如生者之禮。牖。壁間通明處。古者前堂後室。堂後列牖。牖間卽堂中。敷。鋪也。重。疊也。篾席。竹簟也。純。緣邊也。華玉。美玉也。仍。因舊也。因存日所用之舊几。事死如生也。周禮司几筵職云。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東西序。堂東西直墻。設席相向。所以陳寶器也。底席。近地席。綴純。以繒帛聯綴席邊。文貝。所以飾几。豐厚也。畫純。以彩畫之繒緣席也。西夾。堂西側室。堂居中。故謂之夾。如兩翼然。故又謂之翼室。嗣王受命。以寶禮之。由西階隮。故西夾設席南向也。前節所云逆子釗延入翼室。卽此。筍。稚竹也。堂上篾席。此用筍。

象新君也玄黑色。紛紛綏也以黑綏緣席從吉避彩也。受命大禮故從吉嗣君在喪。故避彩。玄色象天。紛如綏而差狹蓋巾帨之屬取全用不裂所以殊也漆仍几從質也越玉五重即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五也寶謂赤刀。大訓河圖也。陳寶謂以玉五重間三寶。所以重寶也蓋赤刀為武王擊紂之劍大訓為文武以上列聖遺言河圖為伏羲所傳龍馬瑞圖間之以五重之玉珍重之至也胤古國名。所遺舞者之衣。鼖鼓大鼓也與大貝三者或前代所得亡國之器傳之以示永戒也兌和垂三人。皆古良工戈弓竹矢三物。

皆古兵器之畫制者先代傳之以示守周禮大宗伯所謂庸器也房在室側東西兩房蓋天子廟寢之制諸侯廟制稍狹但有東房無西室西為與神所栖深入而東向故西無房也寶玉列于庭序器械列于兩房者輕重之等也大輅玉輅賓階堂右南向之階也面猶前也綴輅金輅阼階堂左南向之階也先輅木輅塾門兩旁堂室也次輅象輅革輅天子五輅玉輅為貴次象次革次木行則貴者近而賤者遠王乘玉輅則金輅接之故金輅為綴輅也最遠者木輅故為先輅革與象居中故為次輅禮大喪祭大賓客則出

輅示不敢安居也二人士也弁冕之無延旒者雀赤黑如雀頭色禮士弁大夫冕門階邊故用士堂垂邊故用大夫惠矛也末銳似穗綦青黑色戈句戟也上刃謂直立以刃向上兩人夾立欲其不相礙也戺堂基邊廉隅之處兩階堂左右階也劉鑱斧也鉞大斧也東堂西堂猶言堂東堂西皆中堂也戣瞿皆戟屬形如花故得名東西垂堂東西盡簷下也銳矛屬側階西夾之階西夾有嗣王席故階特設一人爲衛按此文知古人冕服不獨用于祭祀戴冕者五人皆不言何冕何官則周禮五冕之說未足據矣天子路寢

之內皆列五兵古人雖深宮嚴邃未嘗忘備此卽周
公克詰戎兵召公張皇六師之意後世人主殿上不
得持寸兵而姦宄生于肘腋先王堂陛列戈戟而君
臣輯睦如同室蓋左右僕從綴衣虎賁罔匪正人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
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
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
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
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
能句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

咤。嚌去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祭宅句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王嗣王麻冕以二千四百縷布爲冕用布貴賢也細縷貴精也白黑曰黼扆階西階嗣王新受命爲扆而太保奉先王顧命爲主隮升堂也蟻織文疑卽臯陶謨所謂蟲也入卽位入路寢之門卽堂下之位太保主其事太史奉冊太宗掌禮彤赤色承介圭奉天子之大圭也上宗卽太宗云上者宗伯有太小大宗伯爲上同酒器瑁以玉爲之方四寸天子之圭合四爲

一上有冒朝諸侯則執瑁以合瑞也[illegible]同之與
瑁猶瓚之與圭圭爲瓚柄瑁爲同蓋太保攝主故由
東階升堂宗伯奉同瑁以從太史奉王冊獨由西階
以王在西也御猶御事之御治也宣冊于堂上賓冊
下堂皆太史之事冊所書卽成王憑几之命也曰以
下太史口傳神意而申命于堂上也末命臨終之命
嗣訓繼先訓也下便也大法便民也王再拜興嗣王
拜于堂上之南嚮席前乃受同瑁者受于宗伯也宿
肅通進也三宿猶三肅三失進酒席前也三祭三酹
酒于地也三咤猶三嘆曲禮曰勿咤食毋獻必咤悲

嗟之聲也上宗曰饗傳神意言已饗也王執瑁而以同授太保太保受同下堂盥手別取同洗酌以半圭之璋爲柄禮諸臣亞祼用璋瓚獻而後酢用亞祼之器也尸既受獻而酌主人曰酢嗣王哀痛不能受酢太保代受而自酢也以同授宗伯之人將受酢拜也王答拜代尸答又答其代已也太保既拜起乃受宗人同祭酒于地而後嚌之至齒曰嚌宅亦當作咤既飲以同授宗人復拜謝王又答拜太保乃下堂有司收徹祭物諸侯出路寢門外俟新君出見也路寢而曰廟者王殯在也凡宮室有神在皆曰廟周禮冢冕

衣裳九章裳四章今君臣皆言麻冕與論語夫子之言合而衮冕之裳獨言黼詩又云黼衣繡裳常服黼哻則黼又不專在裳也此云黼純席則黼文又似不必皆斧也蟻裳裳有蟲文則蟲又似不專在衣也後儒紛紛訟議唯詩書足據孔書自此以上斷爲顧命下別爲康王之誥一時事斷爲兩章非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

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路寢外門曰畢門即路門也以其自外入至路門止

故曰畢畢門外曰應門應門內天子內朝在焉新君
出至此見羣臣也召公長西諸侯畢公長東諸侯各
率以入布陳也乘黃四黃馬也朱朱其尾鬣爲敬也
春秋傳宋公嬖向魋取公子地之馬亦朱其尾鬣與
之周人尚赤故貴朱賓諸侯也稱舉也圭幣所以先
馬禮凡獻獸必有所先壤奠謂土壤所出之物以爲
贄而奠于地也禮見尊者奠其贄于地稽首尤拜之
極禮王義嗣德謂新君以嗣德爲義不以嗣位爲倨
所以答拜也言答拜者不答稽首也見畢諸臣陳戒
于嗣王更相揖進也羑若謂文王以羑里之難受天

命若者不盡言之辭克恤西土言以憂患興邦告以祖宗之艱難也新陟新升遐也成王未葬無謚故稱新陟王故主而曰新陟不忍亡之辭也戡定厥功指親征武庚平奄徐之功也令王指康王也張皇敬戒意天子六師言當繼成王戡定之志勿以天下既平忘戰立政謂詰爾戎兵亦此意也高祖德高之祖寡命希貴之命指文武也報誥王答諸臣告也丕平猶太平也富謂民皆遂生也不務咎不爲苛核之政也底至齊信謂極至齊一信服也昭明功德光顯也端命欽承對越猶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訓順也伯父

同姓諸侯胥暨相與也顧眷也綏安也先公諸侯之祖考奉恤厥若答上奚若克恤之戒也鞠子猶稚子先儒疑成王初喪冕服受命以爲非禮果爾則召畢諸公之于禮反不逮後儒乎召公與周公喪武王受顧命輔成王凡周公所以治喪冊立之儀召公豈遂忘之而盡背之正使周公而在禮亦當如此蓋論人子之情莫切于親喪論天子之事莫大于受命在士庶則親爲重天下爲輕在天子則天下爲公親喪爲私先王垂死扶病正衣冠集羣臣授之爲嗣王者可任情草寢而受之乎禮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山川

越紼行事夫祭猶越紼況始受天地之命爲山川百神之主邪君薨世子初生尚用冕服告況嗣君受命大事釋斯須之喪服成禮何爲不可